

精彩书摘

隐身天王洪秀全

文/李洁非

洪秀全虽未至嘉靖和万历的地步,但也懒愿理政。所幸他不曾和他们一样,都一干好几十年,否则,洪天王垂拱而治的行为,只怕也很可观。实际上,洪秀全在天京前后十年,末几年,这种况味越来越浓。

早先,洪秀全的神秘,倒不缘于懒理朝政,而是轻易不公开露面,尤其不让外人知其下落。从头到尾,有幸见其面者,除了太平天国高官,或许外加罗孝全这么一位外国人。这造成洋人一度普遍怀疑是否真有其人,抑或他是否早已死掉。

1853年,麦都思牧师邂逅一名天京的逃兵,马上提出自己最关心的一个问题:

我问他是否确有太平王这么一个人,或者是否如有些人说的那样,他已死去,在轿子里到处招摇过市的仅是他的偶像。他说,他毫不怀疑太平王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,他外出时总是坐在轿子里,但由于被绸子层层遮掩着,因此,一般人并不能看到他。然而,最高级官员每晚都能见到他,他们每晚都去商议朝政和领旨。

洪秀全过于诡秘。从他人金陵之日起,便即如此。《金陵省难纪略》写其人城:乘黄轿自水西门入,被侍从水泄不通地围住;所有路人跪地,不得仰视;众多随行女眷骑马跟在轿后,“纱帕蒙面”,有如穆斯林妇女;轿子径入当时两江总督署,之后“不复出”。这是他在南京唯一一次公开出行,而在场市民却并不相信他存在,谣诼广传,认为“天王是木身无其人”。入城后,也有一谣言,说杨秀清将洪秀全诱于荒淫,“因洪逆于酒色以揽其权,自是贼中事洪逆几不复与,置一木偶异以临朝,手持一扇以掩其面,杨逆立其旁代为批答,左之右之,为所欲为矣。”指洪秀全完全不视朝,每次坐殿之人,乃一木制假人。此属捏造无疑,因为洪天贵福、李秀成供状里,都提到过洪秀全坐殿之事。然而,流言蜚语,情有可原。要不是洪秀全自己深居简出,既不接触权贵以下人物,也不露面于外宾,何至有这等奇谈怪论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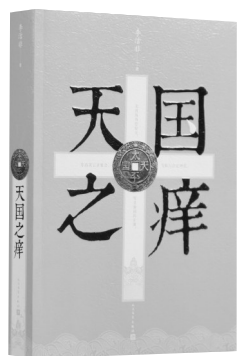
前期的自我封闭,更多出于安全考虑,是有可能的。然而天京之变后,情况明显不同,安全顾虑,更多转向个人心理变异。亦即,洪秀全不单继续回避公开露面,乃至在国家权力核心层这极小的范围,也懒于理事,幽闭症趋于严重。

这在李秀成笔下,有大量记述。作为太平天国后期重臣,李秀成步入核心层后,总共只记有六次与天王面见。平均每年不到一次。

说起来,我们可于大义上指责他是背弃“公天下”、回归“家天下”,但从自我心理内涵来论,确实表现出他对外部世界越来越不信任,开始走向与之相背离、相疏隔。这种疏离,这种对抗或抵抗,不单显现在选人用人上,进而发展到对所谓“凡间”事务充满了抵触、厌弃和惧避的情绪,渴望找到一处密闭、单纯、不受打扰的空间,来安妥自己不堪重压的心灵。于是,宗教便成为最佳的庇护所;在那里,他只需面对玄远的“天事”,而不理睬世事之纷扰。

故而,我们可对“隐身的天王”终于下达一个诊断:此系洪秀全心理旧疾,历经漫长掩盖和遗忘后,在境遇和遭际刺激下重新发作。而此番复发,他身居天王、头戴上帝次子光环,毕竟不同于二十年前屡试不第、人生绝意的情形,故不至于完全疯掉,而是借与“凡间”切割的方式,存其部分自信,维持相对平衡的内心,支撑他走完生命的最后数年。

《天国之痒》,李洁非著,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新书速递

东野圭吾新作《天使之耳》引进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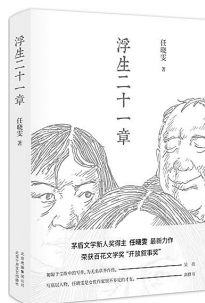
本报讯(燕都融媒体记者 宋燕)

近日,东野圭吾新作《天使之耳》由久负读书人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引进出版。这是东野圭吾斩获江户川乱步奖后,离开校园推理的舒适区,转向广阔复杂的都市社会派推理的突围之作。

小说以作者独有的讲述,加上诡谲莫测的缜密推理,呈现了日本大萧条时期的东京夜空中善与恶之间无数种可能的距离。书中多角度、多层次地呈现了肇事者、受害人和警察三方的斗智斗勇。原本是受害人的一方遭遇惨剧,本该令人同情,却不知从何时变成了加害人,令人毛骨悚然;原本是肇事者的一方无视他人的安危,本该令人憎恶,却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了被陷害的一方,令人感叹恶人自有恶人磨;警察试图抽丝剥茧,明晰是非,但由于智商有限,视野受阻,经常被误导,加上案件众多,来不及细致处理,甚至麻木办案,招致各方怨念。

当人类驾驶机器成为现代日常,当规则越来越多、越来越细,那么被人性之恶操纵的空间和变数反而可能会越来越多。东野圭吾则借书中角色之口说:“规则是一把双刃剑。原本应该保护自己的东西,但某天突然就会弹回来攻击自己。”

有读者在日本亚马逊上这样评论:“虽说是短篇,但各种机关设计和惊天逆转都很有新鲜感,也许甚至比长篇更为凝重。”



《浮生二十一章》

任晓雯著,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《浮生二十一章》是茅盾文学奖得主、作家任晓雯在《南方周末》连载的短篇小说系列精选,材料源于对上海芸芸众生的采访记,聚焦小人物命运,故事凄苦悲情,结尾出人意料,兼备生活细节的笃实与文学想象的自由;语言文白融汇,精炼筋道,被誉为“篇篇沉重,句句耐品”。当是近年来颇具特色的短篇合集。荣获百花文学奖“开放叙事奖”。

《航海家的笔记本》

【英】休·路易斯-琼斯著,中国画报出版社

《航海家的笔记本》是继畅销书《探险家的笔记本》之后,休·路易斯-琼斯推出的又一巨作。本书展现了15世纪至20世纪,来自世界各地60位航海者的手记。

这里不仅有我们熟知的郑和下西洋,也有在詹姆斯·库克船长的领导下为世界带来第一张南极冰山图的“决心号”与“冒险号”,还有多次记录第一次世界大战海战的画家威廉·怀利、为了描绘真实海景而把自己绑在桅杆上的著名画家约瑟夫·透纳、通过女扮男装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全球航行的女性让娜·巴雷……可以说这本书的创作过程本身,是一场在卷帙浩繁的档案中不断挖掘与探索的寻宝之旅。

《诸神的世界》

何新著,现代出版社

本书为“何新文选”系列中,何新解密中国文化三部曲(《诸神的世界》《诸子的真相》《中国文明的密码》)之一。

通才型、智慧型学者何新凭借深湛学术功力,颠覆性的视角,对《山海经》等典籍深入挖掘,利用语言学、动物学、考古学、图纹学、历史学以及地理学等多方面材料和证据,仔细爬梳,打通了中国广为流传的神话传说及神话人物间千丝万缕的关联,厘清了华夏诸神的起源及流变,并由此分析与解读上古先民神秘的精神世界和文明密码。可以说,本书是他对中国神话研究成果的一次梳理与提升,对《诸神的起源》中的一些论点也进行了修订与完善。

悦读会

我为什么离开北大?

文/俞敏洪

首先,我要讲一下当时的“出国热”。我记得1980年我到北大读书的时候,同学中还几乎没有出国的。但是到了1982年,我的大学同学中就有离开北大跑到国外去读书的了,因为那些同学有亲戚在国外,愿意资助他们。

1988年,我身边的朋友就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出国了。我想,如果一直留在北大教书,不出国进行深造的话,那么我会在未来的世界失去机会。所以在1987年、1988年的时候,我开始准备自己的出国考试,包括托福和GRE(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)。由于我是学英语的,所以托福考试对我来说相对容易些,我复习了两个月就考了673分,这在当时算是非常高的分数了。紧接着,就是GRE了。这对我来说难度比较大,因为我的数学相当于零分水平,最后我的分数虽不算特别高,大概700分——满分是800分,但也算是不错的成绩,因为当时中国考生的平均分是400-500分。

考完了托福、GRE之后,我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精心准备出国。大概在1988年下半年,我联系了二三十所美国大学。当时,我对这两个专业颇感兴趣:一个是比较文学,另一个是国际关系。但后来,我的心思确实不在出国上了,就这样把出国的事给耽误了。

当时,我在北大拿的工资比较低,想靠工资出国留学是完全不可能的。于是,我就有了自己出去挣钱的

想法,就开始参与一些培训机构的托福、GRE课程的教学工作。就这样,我每个月有了一两千元的收入,比在北大的工资高出了差不多十倍。

但后来,我又觉得参加培训班教学还不如自己开培训班来钱更快,所以我就在北大成立了一个托福培训班。这个托福培训班实际上是没有工作人员和证照的——当时我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办证照,而且我那时还是北大的正式老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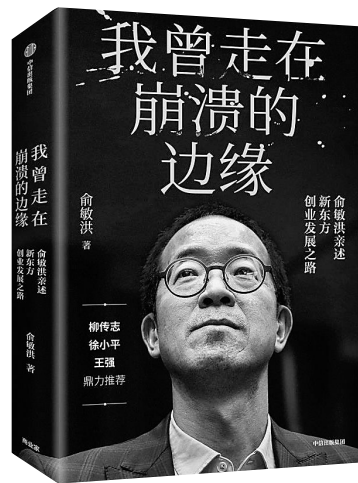
当时,北大也有托福培训班,这个培训班是北大老师,尤其是英语系老师的业余收入来源。而我开这个培训班就等于在抢北大托福培训班的生源。所以北大的领导就找我谈话说我这样不行,因为我是北大的老师,不能跟北大抢生意。

后来,我跟北大的领导发生了一些争执,甚至是冲突。最后,北大给了我一个行政记过处分。

本来我还是想留在北大的,因为当时我的理想就是出国留学,留学成功以后,比如到国外读了博士,回来继续在北大当老师。对我来说,每天早上读读书,在未名湖边散散步,是很舒适的生活。而且当时我已经结婚了,就图个安稳。

但是我突然发现,被处分以后我在北大有很多方面都落了后风:比如分房子,当时国家还是分房子的,由于我受过处分,就轮不到我;北大要派人出国进修,也轮不到我。

于是,我产生了一个想法:既然我在北大已经落了后风,而且工资还那么低,



不如离开北大出去教书。

所以在1990年的时候,我向北大提交了辞职报告,然后用一辆三轮车从北大宿舍拉上了我的所有家当离开了北大,到外面租了一间房子住。当时,北京还没有什么可以出租的公寓房,所以我就租了一间农民的房子,这间房子在北大西边一个叫六郎庄的地方,尽管六郎庄这个名字现在还在沿用,但村庄已经被拆掉了。就这样,我毅然离开了北大,这是整个事情的缘起。所谓“初出茅庐”就是离开了北大。但是,也正是因为离开了北大,离开了北大的庇护,才有了后来自己不断前行的事业,才有了新东方翻天覆地的新发展。所以,这应了中国那句老话:“人挪活,树挪死。”

《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》,俞敏洪著,中信出版集团